



##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 ——以成長小說作為切入角度

陳政彥

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摘要

星雲法師所著《玉琳國師》長年以來廣受好評，並且改編成各式戲劇，影響深遠，因此本文希望透過西方文學當中成長小說的概念，思考《玉琳國師》作為一種特別的青年僧侶成長小說，讓我們能更清楚地挖掘《玉琳國師》廣受大眾喜愛的原因。在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琳在自身修養的課題上，超越了愛執與我慢的關卡，在利他的方面，則是逐漸由小乘自了漢轉變成承擔名利，努力救濟一切眾生的大乘菩薩。

同時，星雲法師仔細地刻畫玉琳在面對每一個難關時，內心充滿的猶豫掙扎，一方面，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玉琳一路成長的心路歷程，一方面則可以讓平凡的我們也能依循著玉琳的思考脈絡，解決我們自身的難題，或許這正是《玉琳國師》長年以來受到歡迎的最重要原因。

**關鍵字：**星雲法師、《玉琳國師》、成長小說、小說類型



# A Study on the Fiction Genre of Master Hsing Yun's National Master Yul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dungsroman

Jeng-Yan Chen\*

## Abstract

Master Hsing Yun's *National Master Yulin* has been praised for long, adapted into all kinds of theatrical forms and having deep influenc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bildungsroman in western literature, this study expects to think about *National Master Yulin* as a special bildungsroman of young monks so that we can more clearly find out the reasons why *National Master Yulin* is widely loved by the public.

In the novel, we can find that Yulin has surpassed the barriers of covetous affection and self-superiority in the course of self-cultivation. As for altruism, he has gradually turned from an egotistic man of Hinayana into a Mahayana Buddha taking fame and wealth and endeavoring to help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Master Hsing Yun carefully depicts Yulin's inner mind full of hesit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face of every difficulty. On the one hand, we can see Yulin's spiritual journey all the way in his growth more clearly. On the other hand, as ordinary people, we can also follow Yulin's thinking context and solve our own problems. Maybe this is the most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  
——以成長小說作為切入角度

important reason why *National Master Yulin* has long been acclaimed.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National Master Yulin*, bildungsroman, fiction genre study



## 一、前言

星雲大師於 1953 年 2 月到 1954 年 10 月在《人生》雜誌上連載關於清初玉琳國師的故事，到了 1954 年 5 月 20 日集結出版為《玉琳國師》，一出版就受到佛教界人士一致好評，煮雲法師說：「星雲法師是佛門不可多得的文藝作家，被譽為佛教文壇明星之稱；尤其他別開生面以文藝小說弘揚佛法，他的《玉琳國師》已成為佛教界有口皆碑，一致讚譽之作。」<sup>1</sup>，而除了廣受佛教界肯定，一般大眾也相當熱愛這部小說，《玉琳國師》多次被改編成各種不同媒介的戲劇，受到海內外觀眾歡迎。專文研究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妙願法師，談到此書廣受讀者歡迎的狀況：「再版上百萬冊，十餘次改編成舞台劇、視劇、電影與廣播劇播出，影音與書籍遠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大陸甚至歐美等地，已成為佛教文學史上的傳奇。」<sup>2</sup>目前最重要的戲劇改編當屬，1992 年在中國電視公司改編成《再世情緣》，以八點檔連續劇之姿獲得三台收視冠軍，影響力遍及海內外，迄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目前亦有報導指出大陸預定再次翻拍《玉琳國師》的新連續劇，相信在中國大陸也將再次引起討論。星雲大師所寫成的《玉琳國師》實在是台灣佛教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頁。

相對於其重要性，獲得關注的學術成果卻不多見，在相關研究方面，碩士論文部分，有南華大學宗教所黃怡禎的碩士論文《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觀》，在期刊論文方面有妙願法師的〈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發表在《人間佛教學報》，其餘僅能在研討會論文集看到幾篇研究成果。相對於《玉琳國師》所造成的影響力來說，相關研究仍有極大的空間值得

---

<sup>1</sup> 煮雲：〈六年來的佛教出版界〉，《人生》卷 6 第 11、12 期，頁 329。

<sup>2</sup> 妙願：〈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第 7 期，頁 195。



開發與思考。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研究成果，多半討論《玉琳國師》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念，以及可以發掘的佛教義理，較缺乏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切入角度思考分析的研究成果。

特別有趣的是，《玉琳國師》應該歸類為哪一種小說呢？透過小說類型學的反省，我們知道小說類型理論，有助於進一步挖掘出小說更深層的價值，在眾多小說類型當中，我們發現《玉琳國師》事實上是更接近西方文學範疇中成長小說的概念，《玉琳國師》應當視為一種特別的青年僧侶成長小說。從此處切入，能更清楚地挖掘出《玉琳國師》廣受大眾喜愛的原因。

## 二、《玉琳國師》作為成長小說的思考

小說學研究中，小說類型研究始終佔有一席之地。方祖燊《小說結構》的第二編就是小說類型，堂皇九章遍數社會、愛情、偵探、歷史、科幻等小說分類。馬振方《小說藝術論》也以小說的藝術型態，從寫實與表意兩大方向，來談所延伸出來的不同種類小說。近來中國葛紅兵教授將小說類型學做了詳細完整的歸納研究，並且出版一系列小說類型的叢書，將小說類型學的研究推上新境界。

小說類型學的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發，在於透過釐清該本小說的小說類型，我們可以掌握讀者抱持甚麼期待視野來看待這本小說，而小說本身的突破也能豐富該小說類型。葛紅兵提出：「我們認為：小說類型是一組具有一定歷史、形成一定規模，通常呈現出較為獨特的審美風貌並能夠產生某種相對穩定的閱讀期待和審美反應的小說集合體；在一定小說系統中，它一方面包含了對自身某



種傳統的認同，也包含了對其他作品集合體相異性的確認。」<sup>3</sup>因此，《玉琳國師》應該歸類為哪一種小說，或許這正是我們該問的第一個問題。

黃怡禎統整《玉琳國師》的相關研究者看法，總結道：「以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玉琳國師》是傳記小說、歷史小說、宣教小說、自況體小說。」<sup>4</sup>也就是說，這本小說的類型定位是模糊不清的。相對於傳記、歷史小說來說，《玉琳國師》虛構的成分較多，距離史實稍遠。以自況體小說來說，玉琳國師的生平遭遇也難以跟星雲大師的生命歷程相比附。似乎《玉琳國師》既跟上述小說類型相關，又各自有扞格之處。葛紅兵說：「小說類型的研究還能為我們發現和鑒別新的小說類型提供科學武器，它既是我們發現、分析和理解新類型的基本途徑。」<sup>5</sup>如果跳脫既有的小說類型概念，將目前所有小說類型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所著《玉琳國師》更貼近寄託星雲大師個人志向的成長小說。要釐清這點，就得從玉琳國師的真實生平談起。

史料記載清初臨濟宗高僧玉林通琇<sup>6</sup>，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卒清聖祖康熙十四年（1614-1675），江蘇陰縣人氏，俗姓楊。年十九決志出家，至磬山依天隱圓修禪師剃髮受具。崇禎八年（1635），天隱禪師示寂，遺命二十二歲玉林住持浙江武康報恩寺，玉林禪師力辭不從，避隱深山，至次年冬，因眾檀越堅請，責以先師之命，玉林禪師當下承擔，以法門為己任，極力整頓道風，報恩寺因此揚名。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星雲大師所寫的小說，主角名為玉琳，

<sup>3</sup> 葛紅兵、尚青峰〈小說類型理論與批評實踐——小說類型學研究論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卷5期（2008.9），頁67。

<sup>4</sup>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觀》南華大學宗教所的碩士論文，頁6。

<sup>5</sup> 葛紅兵、尚青峰〈小說類型理論與批評實踐——小說類型學研究論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卷5期（2008.9），頁65。

<sup>6</sup> 關於歷史上玉林禪師生平見《高僧摘要》卷3，《卍新纂續藏經》冊87，頁333b。



而非玉林，代表作者有意識地創作小說虛構人物，名字的區別可以視為星雲大師將此書的定位更明確界定在小說當中，而非歷史傳記。<sup>7</sup>

然後，順治十五年（1658），清世祖慕道心切，詔請玉林禪師進京，玉林以先師修龕入塔事未了而推辭，世祖再下旨待入塔事完竣來京。次年春玉林禪師上京，順治皇帝相見恨晚，多次禮請上堂說法。同年四月，世祖賜號「大覺禪師」。不久玉林告假還山，世祖允其所請，繼又加封為「大覺普濟禪師」，並紫衣金印。順治十七年（1660），世祖下詔加封玉林禪師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現實歷史中的玉林禪師是經過 24 年老實修行整頓道場而名聲遠揚，才被順治皇帝知道禮請入京，聽法又深受玉林禪師啟發才會一再加封，其中並無神異之事。最後，玉林國師於康熙十四年（1675）飄然北游。於淮安清江浦慈雲庵示寂，說偈而終。壽六十二。<sup>8</sup>

對比真實歷史，在《玉琳國師》當中許多重要的關鍵事件，在歷史上並沒有記載，例如在小說中，玉琳之所以成為國師的重要事件是在船上巧遇順治帝，透過高掛四海龍王免朝的牌子化解順治生死之難，這才使他躍升為國師之位。另外，玉琳的前世香燈師與宰相女的戀愛事件也都不見正史記載，這些故事源自於清初以來圍繞著歷史上的玉林國師所衍生的民間傳說，透過口耳相傳積累成一套完整的故事，最終透過煮雲法師口述給星雲法師聽。星雲法師曾自述創作源起：「記得有一次，到南投魚池鄉布教，夜宿農舍，因為臥處與尿桶為伍，臭氣難聞，無法入眠，只得央求同行的煮雲法師為我說故事。他講了玉琳國師的故事，當時我對他說：『我會把國師的高行發表於雜誌，讓大家共享，一定不

<sup>7</sup> 由於小說人物名為玉琳國師，真實歷史為玉林禪師，因此本文行文將以兩者稱謂不同來指涉小說人物與真實歷史人物之差別。

<sup>8</sup>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觀》南華大學宗教所的碩士論文，頁 9。





辜負你講故事的辛勞。』不久之後，我根據煮雲法師提供四分之一以上的資料，把玉琳國師的事蹟編寫成書，陸續發表於《人生雜誌》。<sup>9</sup>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煮雲法師口述的故事，可能已占書中四分之一，例如上述的龍王免朝與前世香燈師的故事等等。

但是即使有這些生動有趣且具有教育意味的故事片段，仍舊不足以構成為一本傑出暢銷的小說著作，就像梁山好漢的傳說，還得有施耐庵的精心布局刻畫才能寫成傳世名作。星雲法師正是扮演了這個寫作者的角色，例如在傳統國師的傳說故事中，僅提到一位柴頭師父對玉琳的啟發。星雲法師則進一步將此人描寫成玉琳的師兄玉嵐，成為在小說中玉琳最重要的協助者，一方面啟發玉琳的修行，另一方面也肩負著解決事件的重要功能，在吳師爺陷害的殺人事件中，正是玉嵐道破機關才使得真相大白。由此可見星雲法師將民間流傳的故事，有意識地整理，構思人物，安排情節，使其成為成功的佛教小說。

進一步來說《玉琳國師》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來自其成長小說的特質。小說中的玉琳在故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以青年的身分活動，在解決王小姐的愛情與認識玉嵐師兄的情節中，都可以看見玉琳是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即使後來受順治皇帝拜為國師的時候，玉琳也仍以法齡尚輕推辭。更重要的是，小說中，時時可看見玉琳面對各種處境變化時，內心的忐忑不安，即使有志於佛道，卻仍有不知所措的遲疑，可見星雲法師有意創造一青年僧侶的成長歷程，不只是世間所看到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內心是如何逐漸成長，變得有智慧、更堅定的過程。這正是西方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 或 Initiation novel）的主要特色。

成長小說的概念最早源自德國，德語 Bildungsroman 一詞由 Bildung 與

---

<sup>9</sup> 星雲：〈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合掌人生 1》，高雄：佛光文化，2011 年。





Roman 組成，在德語中分別有教化與小說的意思。日後成為西方文學中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次文類，研究者為成長小說所下的定義是：「它通過對一個人或幾個人成長經歷的敘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變化過程。因此，成長小說應該限制在主人公對成人世界的無知狀態進入知之狀態的敘事」<sup>10</sup> 透過此觀點，我們回頭看，《玉琳國師》與傳統高僧傳記很大的不同在於，過去的高僧傳記極少描寫內心的徬徨不安，這點可能源於高僧的內心世界我們無法窺見，當我們閱讀時，雖然會嚮往高僧境界，卻難免會有隔閡與做不到的感嘆。但我們可以發現星雲法師描寫青年僧侶玉琳，充滿了徬徨不安，甚至很多時候需要善知識的開導幫助，才能一步步成長，度過內心與生活中的關卡，這讓讀者對於玉琳有很高的認同感，也能幫助更多讀者知道，高僧心中也是有過百轉千迴的徬徨，只是透過善知識引導，以及自己的努力，才走出一片天。

但是在佛教修行的進程中，甚麼樣的改變才是成長呢？在英文世界，成長小說稱為 *Initiation novel*。芮渝萍解釋道：「而 *Initiation* 一詞來源於人類學，指青少年經歷生活的一連串磨練和考驗之後，獲得了獨立應對社會和生活的知識、能力和信心，從而進入一個新階段——成年……完成一項成年人才能完成的考驗等特殊經歷之後，才會被社團接受為成年男性。」<sup>11</sup> 因此，西方的成長小說多指的是青少年離開被父母保護的家庭，在社會上經歷各種事件，逐漸擺脫幼稚的想法，調整自己，傳變成能夠融入社會的成年人。但是玉琳在小說中，原本就已經是二十幾歲的成年人，在僧團中生活以及修行都沒有融入社會的問題，那麼玉琳國師的成長，到底體現於何處？

我們在閱讀《玉琳國師》除了能感受到玉琳心中的徬徨之外，還能明顯感

<sup>10</sup> 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7。

<sup>11</sup> 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



受到玉琳的成長，具體來說，就是將考慮事情的重心，從偏重自我修行，逐漸調整更關心啟發他人救度他人，亦即是由小乘氣派逐漸轉向大乘菩薩精神，在小說中，玉琳所遭遇到的各種困境與考驗，也多圍繞於此。以下將根據《玉琳國師》小說情節的安排，討論玉琳國師所遭遇的考驗與成長。

### 三、《玉琳國師》所呈現青年僧侶的成長歷程

《歐美文學術語辭典》對 Bildungsroman 和 Entwicklungsroman 的解釋條目如下：「Bildungsroman 和 Entwicklungsroman 這兩個德語詞表示『主人公成長小說』，或『教育小說』。這類小說的主題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描述主人公從幼年開始所經歷的各種遭遇。主人公通常自己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然後長大成人並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sup>12</sup>玉琳國師在故事中遭遇的正是一連串威脅法身慧命的危機，所遭遇的危機困境，大致上可以分成他度自度與度他利生兩種層次。以下分別討論之：

#### （一）自度的課題與他度的啟發

在小說的開始，玉琳便已經是一個自尊自愛，立志無上佛道的青年僧侶，既然已經立志出家，對於戒律的嚴格遵守自然不在話下。但是這不表示玉琳就已經克服了心性中的缺點，至少有兩點是玉琳所必須努力克服，一是愛執，二是我慢：

#### 1. 愛執

---

<sup>12</sup> M.H.艾布拉姆斯著、朱金鵬及朱荔譯：《歐美文學術語辭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218。



星雲法師刻意安排了宰相女王小姐與玉琳國師之間的一段情緣，由此可看出玉琳所遭遇的愛執煩惱。透過宰相之女王小姐與玉琳國師的前生故事來看，富貴女的嫌棄讓五不全的書記師生起極大煩惱，所幸在長老開導下，書記師一心禮拜藥師如來，終在此世獲得莊嚴美好相貌，這點正是切合現實中玉林禪師提倡藥師法門的狀況。前世的布施以及讓修行人起煩惱的功過，混合成今生宰相女王小姐的果報，愛上玉琳，在王宰相的請求，以及天隱老和尚有意的試煉之下，玉琳決定嘗試答應入贅，再想辦法說服小姐放下愛執，圓滿化解自己還俗入贅的危機。

但是有趣的是星雲法師並不跳過玉琳對自己的懷疑，畢竟沒到境界現前，誰也不敢說能不逾矩。例如玉琳告別師父時說：「師父！徒弟不是一個證果的聖人，此去不知能否像白玉似地反璞歸真，但向蒙慈訓，當時時記在心頭。」<sup>13</sup>在坐轎子前往宰相府第也時刻懷疑自己，小說裡寫道：「起初，玉琳也曾懊惱一時，自己為自己擔心，他想這件事不該輕易的承諾下來，他也怕自己的年齡太輕，抵擋不住財色的誘惑，假若自己的感情一時不能控制，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嗎？」<sup>14</sup>星雲法師此處讓我們清楚看到玉琳面對愛執考驗的擔心。

在洞房花燭夜的時候，玉琳設計了透過跑香，要讓小姐了悟美醜不長久的方法，但是在執行時，玉琳也曾動搖過：

玉琳自己在前面也曾說過，他不是一個離欲證果的聖人，美色當前，那有不動心的呢？你看，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姐走在身後，她氣喘噓噓的，汗珠一滴滴地從臉頰上流下來，陣陣粉香撲進玉琳的鼻孔，玉琳輕輕地

<sup>13</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8。

<sup>14</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9。



感嘆以後，他就用智慧的水澆潑心中升起的慾念。<sup>15</sup>

玉琳的胸中不是沒有愛火的燃燒，他和一般人一樣，王小姐的美貌和多情，像七月的颱風，瘋狂的要捲去他不動搖的意志。但他比一般人強的，就是他知道懸崖勒馬<sup>16</sup>

由上述描寫可以知道，玉琳並不是毫無掙扎就通過考驗，相反地，由於王小姐的美貌，使得考驗更加艱難，情慾的誘惑猶如颱風難以抵擋，但是在動搖之際，玉琳終於克制自己，以不靜觀觀想，破除慾念愛執，而終於沒有作出破戒的行徑，並且成功說服王小姐訪下愛執，不但自己可以回到寺院繼續修行，甚至影響王小姐出家。經過這次試煉，不但玉琳度過還俗的危機，也在自己心性修養上有更高一層的成長。

## 2. 我慢

玉琳要面對的第二個課題是我慢，緊接著在解決入贅相府事件後浮現，我慢也就是有人我分別見，再進一步執著自己要比別人優秀高過他人。

星雲法師刻畫玉琳對他的師兄玉嵐之所以升起輕慢，是有其發展過程的：「他回憶起自己自從出家以來，為了有這位好吃懶做的師兄，不知受了多少他人私下的竊笑！……這些大眾師淺知淺見嘲笑的話，像銳刃一樣的刺傷玉琳的心，他想，為了有這樣一個師兄，師父和自己都是面上無光！」<sup>17</sup>雖然自己潔身自愛，但是卻因師兄而被大眾嘲笑，因此對玉嵐特別感冒。在《文殊師利所問經》中，談到「僑」有八種「僑者：色僑、盛壯僑、富僑、自在僑、姓僑、

<sup>15</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31。

<sup>16</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38。

<sup>17</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8。



行善橋、壽命橋、聰明橋，此謂八。」<sup>18</sup>玉琳自認自己行善與聰明都遠勝師兄，於是不知不覺間便升起我慢心。

而後玉琳聽到天隱禪師回答他山長老的問題，講道自己有一個半徒弟，就覺得師兄一定是那半個徒弟，不料卻被師父澆了冷水，說玉琳才是那半個，這讓心高氣傲的玉琳好幾天不快活，星雲大師刻畫年輕人被師長說自己比不上自己看不上眼的人的那種失望神情，真是入木三分，讓讀者能夠在日常經驗中獲得同感共鳴，彷彿書中的這位大師，就像我們國高中班上同學一樣鬧情緒一般，有親切感，這也正是小說成功之處。

師父為了讓玉琳知道玉嵐修行用功，安排了抄經的考驗，有意讓玉琳知道玉嵐的精進，最後一敗塗地的玉琳，無法理解也無法調適自己的心態，為此天隱老和尚開導玉琳道：「這一個世間，永遠是黑白是非不分的，多少賢能的人，被誤認為為庸才；多少為非作歹的小人，帶上了假面具，別人就會把他當正人君子。這個世間上的人，那裏能真正認識人？你的師兄，他是外現羅漢相，內秘菩薩行，用世俗的眼光，是不能了解認識你的師兄！在今日出家的僧團中，雖然份子良莠不齊，但有道心的大心菩薩還多的，他們不顧小節，放浪形骸，超然物外，若錯怪真是獲罪無量！」<sup>19</sup>一番點醒玉琳的提醒，其實落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踏實有用，如何不帶偏見我慢，如實地觀察人事物的真實樣貌，不只是玉琳，也是我們要面對的重要課題，由於客觀的事證加上師父的指正，有善根的玉琳隨即升起懺悔心，從此對師兄玉嵐改觀。

另一個我慢的例子，是玉琳將王小姐的關懷禮物誤認為護法韋馱菩薩顯靈

<sup>18</sup> 《文殊師利問經》卷上，大正新脩藏冊 14，頁 500b。

<sup>19</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 61。



護持，在《俱舍論》中說：「於五取蘊，執我我所，令心高舉，名為『我慢』。」<sup>20</sup>還不夠成熟的玉琳看到棉襖點心，就侷限在自我的見解中，以為自己修行得力，獲得護法神護持，這是受到不瞭解來龍去脈的蒙蔽，也是社會經驗歷練不足的表現，究其因都是受到五蘊所形成的我見的欺騙，要到玉嵐師兄點破才知道是王小姐餘情未了，托翠紅送來的禮物。而一次次透過師兄玉嵐的點醒，玉琳終於知道人不可貌相，不應生出我慢心，而後待人處事終於有更成熟的看法。

## （二）在度他利生過程中轉變為大乘的覺悟

從自度的課題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琳在事件之中，發覺自己幼稚不足之處，而後憑藉努力克服弱點而日漸成長。在小說中還有顯示出玉琳思想轉變的另一條脈絡，也就是刻畫玉琳想法由本來偏向小乘，重視自己解脫，逐漸轉變為大乘，重視救度他人，不惜捨身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玉琳迴小向大的成長與改變，顯示這種改變正是成長小說的特點。研究者指出：「成長小說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之後，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有；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並最終把他引向了一個真實而複雜的成人世界。在成長小說中，儀式本身可有可無，但必須有證據顯示這種變化對主人公會產生永久的影響。」<sup>21</sup>堅持自我修行，在戒定慧三學勤下苦功，固然艱難，但不那麼複雜，但要行菩薩道，在行為準則的取捨，就必須要有更周全更複雜的考量，我們可以透過以下三個事件看到玉琳的變化與影響。

### 1. 離寺救渡王小姐

---

<sup>20</sup>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9，《大正新脩藏經》冊 29，頁 101a。

<sup>21</sup> 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7。





當王宰相與天隱老和尚勸玉琳還俗入贅，與王小姐成親時，玉琳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他義正詞嚴地說：「現在若要我捨戒還俗，當初我又何必要出家？而且人生的生死，以及一切的苦惱，都是由於愛慾所致，徒弟怕在生死愛慾中沉淪，所以割愛辭親，辭別了父母，離開了家鄉，皈依在佛陀的座下，親近師父受教，現在怎麼能叫我拋棄了光明的大道不走，又去走那黑暗的歧途，將來哪一天才能離開了這生死的大海？」<sup>22</sup>由這裡當然可以看出玉琳的道心堅定，不受世間名利富貴以及男女情愛的誘惑，但是在王宰相與天隱和尚一再勸說之下，玉琳的回答就可以看出只求自己解脫的傾向，他說：「話雖這樣說，但真這樣做了，佛教的名譽，貴府的家聲，在一般世俗習慣看來，都有損害。個人的問題最好不要使大家牽累。」<sup>23</sup>言下之意，即是希望王府的家事應當自行解決，不應來障礙玉琳的修行。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天隱和尚一番話點醒了玉琳：「菩薩利他的精神，不是在躲避眾生的，應該隨緣現化而來設法救出眾生，這才是真正菩薩的精神，你怎麼也是小家的氣派？」<sup>24</sup>這正是關鍵啟蒙的一句話，讓玉琳放下自己修行解脫的思考，而願意轉向嘗試救度他人。最後玉琳思考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讓自己可以繼續修行，也勸解王小姐走向修行解脫之道。但可看出玉琳已不再堅持只求自己修行解脫，開始轉向思考大家一起都得解脫的大乘菩薩道。

## 2. 捨命布施吳師爺

玉琳對自身修行以及救渡眾生之間的抉擇，在吳師爺的事件中看得更清楚。宰相府中的吳師爺原本受到眾人敬重。但是玉琳到府後廣受愛戴，使吳師

<sup>22</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4。

<sup>23</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5。

<sup>24</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25、26。





爺受到冷落而心生妒忌，覺得都是因為玉琳入府才使自己被人忽視，於是幾次想在言語上羞辱玉琳，卻又不敵玉琳的口才智慧無法佔上風。積怨日久，終於心生歹計，殺死婢女遺留玉琳物品，意欲嫁禍玉琳，玉琳蒙受不白之冤被逮捕進入衙門。

這樁冤案，沒有動機沒有人證只有物證，實際上是難以斷定玉琳是否就是兇手，不料玉琳竟然不喊冤屈，逕自招供坦承殺人，讓關心他的人們都大惑不解。王小姐的婢女翠紅直言：「你過去是一個很要體面的人，那你現在就該寧願被他們剝奪生命，也不能不珍惜你自己純潔清白的人格」<sup>25</sup>翠紅點出玉琳現在這個招供殺人的行動，一來被處以死刑，中斷了修行之路，二來也為自己與全體佛教添上極大汙名，可謂百利無一害，且既然沒有做的事，又為何要承認呢？

從小說開頭時，我們可以看到玉琳仍然執著於小乘自了的境界，尚未完全發起大乘心，但是隨著故事發展，玉琳獲得越來越多啟發，星雲法師有特別指出此時的玉琳在不斷精進修行之後，想法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於是在牢裡的玉琳經過考慮，才作出招供的決定：「現在，既然有人放不下他，替他佈置了這個陷阱，他以為這一定是過去生中自己害過他，所以才有今日的果報。為了解除往昔的因果，還是承當這次的冤屈……同時，他現在更覺悟到自己與眾生一體的真理，以及怨親平等的修養。自己如不招認，那時一定會有他人來受這罪刑，自己是勝利了，而讓別人來受苦，這是他現在無論如何不肯如此做的。將此一命，布施給人，倒也是不辜負在這世世間上走了一遭。」<sup>26</sup>我們可以看到此處的玉琳，已經不在執著於自己與佛教的名聲，也不在乎自己修行解脫與否，更關心的是，希望自己的死能夠喚醒謀害他的人，這是放下自己的性命與名譽去

---

<sup>25</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126。

<sup>26</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126。



救度一個歹徒的表現，可知，此時的玉琳在觀念與行為上都有了更成熟的考慮。而後玉嵐則是拆穿吳師爺的詭計，洗清玉琳的冤屈。

### 3. 承擔名利度眾生

從名利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看到玉琳成長的弧線。嚴格說來，玉琳難關在於名不在於利，因為玉琳立志修行，並沒有把物質感官享受看得很重，也因此才會拒絕當宰相駙馬，但是名這一關，就是玉琳難以度過的難關。最早玉琳討厭玉嵐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被玉嵐而連累自己。一方面是我慢，覺得自己比玉嵐高尚，另一方面則是在乎他人的評價，希求美好名聲。

但是隨著故事進展，經歷種種事件，在吳師爺的事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琳已經不在乎自己的名聲，即使背負殺人罪而不名譽的死去也沒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玉琳從慕美名到放下名聲的成長。

但是隨著故事發展，玉琳陰錯陽差以青年僧人成為一代國師，雖然已經放下了對名聲的執著，但是當天大的美名降臨在自己身上的時候，身為一個修行人就應該如何自處？若以過去玉琳小乘自度的思維來看，有了國師的稱號，住在皇宮當中，要為皇室講經說法，豈不是障礙修行，應該是推辭不受。但是以大乘廣度大眾的思維來看，則應該老實承擔，宣揚佛教來救度更多人。小說中說明玉琳的轉念：「順治皇帝意甚誠懇，玉琳想到為佛教僧人爭一口氣也就老實的承認。他現在對於名利的觀念本來是很淡泊，但想能為出家僧眾揚眉吐氣，這也是他很樂意的。」<sup>27</sup>於是玉琳答應了擔任國師的邀請。

這就是玉琳成長的最後一道關卡，起初玉琳當國師擔心如何承受皇上與千

---

<sup>27</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146。



萬臣民的朝拜，玉嵐的第二道錦囊便點出在身前立佛像，讓大眾是拜佛，不是拜國師，住在皇宮當中也不自在，由以上兩點可見，他並未真實度過心理的難關，於是不久便離開皇宮四處行腳。這是一種逃離名利的表現，顯示玉琳尚未完全轉變思維。行腳中聽到浙江天童寺首座說法，話中針對玉琳而來：「做一個剃髮染衣的出家人，能夠不為名位榮利動心，實在難得！假若過份的厭離名利榮位，也太偏於小乘的根性。對於世間，從大乘行者的悲願中，應不執不離。你們眾中，自有不凡的人從不凡的地方來，你應該反省，佛法雖要離開名位榮利，但佛法也要名位榮利幫著弘揚！」<sup>28</sup>這些話都打動了玉琳的心，只是玉琳自覺修行不夠，還不能完全做到不動心，之後勸化七十四名強盜，建立正覺禪寺，領眾修行兩年之後，正好順治帝發布聖旨恭請國師回京。此時的玉琳已完成內心的改變，能夠坦然接受名利作為大乘弘法的根據，才回到京城，這裡算是玉琳的成長歷程最後的終點，小說如此形容：「他總想盡自己的力量，能影響順治皇帝，要他體察民間的疾苦，要他真心做佛教的護法。順治也是一位賢明的君主，上有玉琳國師的指導，下有諸大臣的協助，所以清初的政治，國泰民安，一番開國的興隆氣象。」<sup>29</sup>在不計個人榮辱的心境當中，玉琳果然完成了宣揚佛教，弘法濟世的偉大成就。

妙願法師清楚指出《玉琳國師》不取小乘解脫道，而以大乘佛法為主旨依歸的特色：「然而這種大乘思想的積極入世觀與二乘思想的解脫道有著極大的衝突，尤其在戒律的觀點上常引來極大的爭議。大師在本書強調的就是大乘菩薩道精神，書中明白強調佛法的根本就是「救人」，依此前提，一切行持都是度生

---

<sup>28</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153。

<sup>29</sup> 星雲法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1954年），頁170。



的善巧方便，也都是不違根本佛法的宗旨。」<sup>30</sup>

#### 四、結語

星雲法師所著《玉琳國師》長年以來廣受好評，並且改編成各式戲劇，影響深遠，以小說理論來分析的話，我們可以發現《玉琳國師》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成長小說。陳長房教授曾經指出：「這類小說情節的鋪陳，自主人翁幼年開始所經歷的各種遭遇困厄開始，其間，主人翁通常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一場心靈掙扎的嚴厲考驗，然後長大成人並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功能。」<sup>31</sup>正可套用在《玉琳國師》解讀上。玉琳國師在小說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以青年僧人的姿態出現，即使是到了小說的尾聲，已經下定決心承擔國師之位弘揚佛法而決定回宮的時候，仍是青年僧人。而在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琳在自身修養的課題上，超越了愛執與我慢的關卡，在利他的方面，則是逐漸由小乘自了漢轉變成承擔名利，努力救濟一切眾生的大乘菩薩。可以說是在心性上更加成熟，能夠承擔更多利他的事業，找到了自己在僧團、在國家、在人間的功能與位置。

同時，星雲法師仔細地刻畫玉琳在面對每一個難關時，內心充滿的猶豫掙扎，一方面，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玉琳一路成長的心路歷程，一方面則可以讓平凡的我們也能依循著玉琳的思考脈絡，解決我們自身的難題，或許這正是《玉琳國師》長年以來受到歡迎的最重要原因。

<sup>30</sup> 妙願：〈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第7期，頁190。

<sup>31</sup> 陳長房：〈西方成長／教育小說的模式與演變〉，《幼獅文藝》（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第492期，1994年12月），頁5。

